



旧梦如花

OLD DREAM AS FLOWERS

晓航 著

鲁迅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《小说选刊》全国优秀小说奖得主

旧梦如花

OLD DREAM AS FLOWERS 晓航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© 重庆出版社,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旧梦如花/晓航著;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7.12

ISBN 978-7-5366-9312-8

I.旧… II.晓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89071号

旧梦如花

JIU MENG RU HUA

晓航 著

出版人:罗小卫

策 划: 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:陈建军

特约编辑:闫 超

封面设计:余 静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sales@alpha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925mm×1280mm 1/32 印张:8.375 字数:200千

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1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致电023-68809955转8005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第一章

清晨，天地之间阴阴的。

雾还没有散去，悬浮在河的上面，把天与水接得紧紧的。

在这条河上，我见过这种雾，很多次和它不期而遇，它经常是浓浓的，不声不响地浸入墨绿的河水。这一景象常给我这样一个断言的机会：河是一棵树，而雾是它不经意的花。

这种花的开放，遮盖了树的本身。就像我们吃到植物的某一部分，一般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断定是果实，可实际上我们品尝的也许是植物的另一部分，比如根，比如茎。

水很凉，用沁人心脾来说也不过分。不过我习惯了，在它之中浮动的时候，我一般把内心的温度降到和它一样。水静静地流过我的头发、手指，毫无障碍地和我体内的那条河流交谈，在这个时候我往往想起历史，也许我就是历史中一声呜咽的犬吠。

离入水地点已经很远了，城市的嘈杂像水草一样一晃即逝。浓重的雾给我一种异常私密性的感觉，我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去体会河流那种无声的安抚。

是的，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产生特殊的兴趣，在与河流的交谈中我极为自我，我不愿其他的事情打断我们无声的对话。

确实在某一天，有一条无人的小船从我身边漂过，它孤独的情调暂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我从河水中抬起头看了它一眼，仅仅一眼。那是在与河流的谈话中偶尔的停顿，就好比一枝花伸出窗外，一个丽人在秋天忽然露齿一笑，那种生活中刹那欢欣所拥有的令人疑惑的力量使我不得不驻足观看。

渐渐地，雾开始慢慢散去，太阳柔和地照在河面上。我顺着河水自由自在地往下游漂去。这一去向其实代表了我内心的某种渴望——离开城市，离开人群，回到我曾经拥有，现在却无法明了的地方。

我上了岸，在离密林不远的深深的草丛中躺了下来。青草几乎遮盖了我，阳光透过它们斑驳地洒在我身上。青草比明天还要高大，我又想起某些莫名其妙的话。这些话最近总是在我的脑际盘桓，它们似乎在昭示也许某个期限就要来临，我还能在这些青草中躺多久呢？

下午，我醒了。

在浑浑噩噩之间，我记得是梦中的一种声音吵醒了我。我侧耳在现实世界中听听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声音，只有不远处河流的轻声细语。

看样子真是梦中的事情。在梦中，我似乎碰到一个面目模糊的女子，她语气哀伤，偶尔哭泣。我们谈了很久，她赤着脚在草地上慢慢地走着，有一种十足的过去的气息。在我最后一次向她提问时，她把手指竖在嘴唇上，作出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，然后扑通一声跳入河中，鱼一般潜入那深沉的墨绿当中。

我确定，就是那扑通的声音，让我睁开了眼。这声音十分普通，对我却似乎意味深长。我最近想起来的事情越来越多，但都非常散乱，有些完全没有规则。我曾经尽量回忆梦境，以期它能给我某些启示，但是我渐渐发现这是一个不着边际的办法，因为

梦中的情景有些曾经出现在现实中，而有些则在现实中毫无根据，因此那些景象的指向就十分混乱，就好像我本来需要一个指南针，确实而认真地指出某个前进的方向，但是我得到的却是一个钟表，它虽然提示给我另外更有意义的信息，可是那个不断走动的指针几乎无所不指，因此它就给我不了任何方向。

目前，我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状况。我整天无所事事，每天就在家，像穴居动物一样静静待着。因为没什么事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阳台上，我能拿着望远镜看着窗外涌动的人群与车流接连许多个小时。

每天定时来的是一个做小时工的大姐，她帮我打扫房间，做午饭和晚饭。这是我每天唯一能够与人交流的时刻，于是我尽量和她聊天。但是大姐和我对于世界的看法完全不一样，因此我们共同的话题很少，所以往往是我们谈完一些我认为是鸡毛蒜皮的琐事之后，当我再想问一些别的事情时，她就已经无话可说了。于是我就只好再次返回来，把刚才谈过的话题再谈一遍，就好像我真是兴趣盎然一样。

第二个定期来的是社区医院的护士小王。她胖胖的很和气，手脚非常利索。她到来的目的是给我做常规检查。她长得很一般，但是有一股青春的气息。为了使自己过得有点意义，每次见了她我就尽量往歪处想，但是一旦她靠近我，极其专业地做着她的检查工作并对我认真询问时，我就会立刻想起我在医院的日子，那种印象深刻的伤痛感，会毫不犹豫地使我人为制造出来的意念立刻烟消云散，回到一个病人对于医生充满敬畏的轨道上。

据别人说，我在半年之前遇到了一场严重的车祸。在车祸之中，我受到了猛烈的撞击，受伤后昏迷过去。还好，车祸之后我被及时送到了医院。经过认真的治疗，我最终康复过来，只是在

康复后期医生发现，在车祸中我丧失了部分记忆力，这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车祸后遗症。

这是吴庆水说的，他是我从本科到博士的同学，这一点我记得。

除开上面两个人，平时家里就再也没有别人了。我每天也就是上网、看电视，然后去阳台呆呆地凝望。实在憋闷得慌，我就开着一辆新车出去闲逛或者去游泳。这车是樊依花送给我的，连我现在在家寄生的所有费用都是她出的。她是我上博士时的师姐，我记得她有的是钱。

出门之后我一般开着车在环路上狂奔。毫无目的，我会一个环路一个环路地向城市的外圈开去。在离开城市越远的时候，我的心似乎就越能安静一些。在最后的那个环路，我常常能看到那条我热爱的河流，它在不远处的阳光下熠熠闪光，平静而蜿蜒地铺展在宽阔的河滩上。每当看到那种动人的光芒，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，我到底是在哪里发生的车祸呢？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？

真的，什么也想不起来。没有一丝一毫印象，即使我在河水中最宁静的时刻我都回想不起来。关键是还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一直没人主动告诉我，比如车上的苏菲菲去了哪里，她现在在干什么？当我每次问到庆水这个问题时，他都会忧心忡忡地看着我，讳莫如深地摇着头说，你现在需要的是养病，不需要知道别的事情。

我将来会知道答案吗？我问。

应该会的，只是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，庆水说。

每当他这么说时，我都会不服气地想，你们不用这么神秘，我会知道的，一定会知道的，我自己会尽快去弄个清楚。

在百无聊赖之际，我的电话响了，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给我

这个被抛弃的人打电话呢？我看看电话号码，是陌生的，或者说我没什么印象，于是我没接。但是电话特别执著，一遍又一遍地响着，似乎知道我在一样，我只好接了，马上里面传来一个圆润的声音，她问：“是程宇先生吗？”

“是。”我说。

“有关你师母的事情我能和你谈谈吗？”她说。

“可以。”我说。

对方要求见面，我很爽快地就同意了。之所以如此，首先是她说此事有关我师母，其次是我实在没事，我愿意出去溜达溜达，打发一下时间。见面的地点约在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——古堡剧场。这是一座典型的欧式建筑，由于历史原因这种欧式建筑在这个城市随处可见，而我要去的这个剧场并不在城市中心，而是在一个较为偏远的地方。

在电子地图上查好位置，我开车前去赴约。果然，我提前到了。我对这个剧场比较生疏，我只记得前一阵浏览网站时，知道在这个剧场曾经上演了几场了无观众的昆曲。缓步走进古堡，雄浑的城墙高大而威严。穿过大门，里面的建筑巍峨伟岸。虽然是秋天，树的叶子正变成金黄或者深红，但绿草依然盎然。古堡内有着各种各样的设施，剧场、博物馆、咖啡厅，古堡里人并不多。我寂寥地穿过穹形廊柱，选择了户外一把木制长椅坐下，一阵钢琴声从旁边传过来，它引得我不禁侧耳细听。

宁静的秋天，或者说一个人的孤独的秋天，它又让我想起那条河流，也许它无言的流动正是另外一种孤独吧。猛然间，我似乎又想起在这个城市好像有另一个想象的地方，名字叫做 Latinos。

似乎过了很久，当我在秋阳之中几乎睡着的时候，一个女孩子走到了我面前。我睁开眼，有点迷糊地望着她。她长得很柔和，长长的头发，细细的眼睛，穿了一条红格子短裙，身上随意斜挎

着一个包，她的身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和掩抑不住的艺术气息。

“是程宇先生吧？”她问。

“是的。”我说。

“我叫林雨婷，你叫我小林就可以。”她说说着主动伸出了手，我握住她细细的手，心想，我认识她吗？

“你不认识我。”小林说，“我是为你师母的事情来的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我问。

小林从挎包中拿出一份文件，递给我，原来是一份协议。

“这是你师母岳秀昕老师跟我签订的一个演出协议。”小林说，“岳老师参加了一个业余社区剧团的演出，并签了协议。在这个协议中，有一个演出保证条款，它里面商定，如果岳老师有事不能参加剧团的演出或排练，她将指定另一个人来代替她。在协议中她指定的那个人就是你。现在，岳老师有事外出，所以我特意来找你。”

我看着那份协议，一时无法相信。我师母是个标准的生物学家，怎么会定这么一份戏剧协议，并且还牵扯到我？但是看看那签字确实是师母的，她的字我再熟悉不过。

“可是，我什么也不会演啊——”我摊摊手说。

“不要紧，这个剧团的成员都是业余的，都不会演戏，大家就是为了开心，重在参与。”小林温和地笑笑。

“那你是——？”我看看小林问。

“我是这个剧团的指导者或者说导演，受雇于戏剧发展基金会。”小林说。

“明白了。”我点点头，把协议递给小林，“这样吧，我回去问问，然后给你答复。”

晚上，我去找了庆水，他住在一套老旧的公寓里。我依稀记

得他常常失业，又常常得到新的工作。他至今还单身，但是似乎没缺过女友，他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，但是他生活的失败就在于他的聪明。

我去的时候他正就着猪头肉在喝啤酒，我很馋，于是毫不客气地坐下来吃喝。和他对吹了几瓶啤酒，又消灭了他的半碗猪头肉后，我这才喘了口气。

“你这病前病后唯一没改变的就是喝酒和吃肉啊——”庆水看着碗中所剩无几的猪头肉感叹着说。

“是吗？我得病之前吃肉喝酒也这么勇猛吗？”我问。

“那当然，你忘了你原来怎么和龙丽喝来着，不要命似的。”庆水随口说。

“是吗？”我一愣，想想，却几乎想不起什么。庆水一看我的表情，立刻摆摆手，自知失言地说，“算了，我瞎说呢。”

我于是把见到小林的事情说了，然后就向他求证师母那份演出协议的事情。我说完之后，庆水很平静地告诉我，“是有这么回事，当时签这份协议的时候，你还在场呢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我不相信地摇摇头，我知道自己是个商人，很忙也很有分寸的，怎么会答应这么不靠谱而毫无利润的事呢？

“不应该啊，我是个商人对吧，我应该知道这不挣钱啊？”我说。

庆水喝了一口酒，又赶紧吃了一大块猪头肉，然后对我说：“你原来虽然是个商人，但还是有点向善之心，你干的不赚钱不靠谱的事也挺多。要我说，你最好是帮我们老太太去完成一下那份协议，反正你现在是休养期间，有的是时间，而且我们家老太太的话你从来是言听计从的。”

我就这样加入了那个业余社区剧团。

这个剧团大概有三十个成员，因为剧团肇始于一个叫做“格

林小镇”的住宅小区，所以初创时期团员中很有一部分是“格林小镇”的业主。后来随着团员的推荐介绍，就不断有新成员加入进来，经过很长时间的反复去留，人员终于基本固定。

团员之中，人们的年龄差距很大，有青年人，有中年人，还有老年人。剧团不定期地在各个社区以及某些小剧场演出。他们的演出基本上是公益性质的，几乎没有收益，剧团的运作由一些雄厚的私人财政进行支持。

团员中，有一些人让我十分感兴趣。比如有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他们有时参加演出，有时就仅仅是来观看，他们都似乎显出某种共同的凝重与伤感。除了他们，还有另外一部分团员，他们每次来时，也让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怪异，但我无法具体说出那到底是什么一种感觉。

我曾有一次问庆水，这到底是个什么剧团？

怎么了？庆水反问。

好像有些人举止颇为怪异，我说。

不可能，你想得太多了，这就是一个业余剧团，庆水说。

不对，它肯定有问题，我坚持说。

庆水听了这话，拍拍我说，哥们儿，你出事之后，性情确实有些变了，变得比较执拗，比较多疑。

庆水这么一说，我就只好闭嘴了，我想我现在确实还在恢复期，有些缺陷也难免，所以他说的也许真有道理。但是，我又真的不相信，出事难道使我的判断力也发生了变化？这与记忆力的丧失无关啊……

介绍我加入剧团的小林确实是剧团的导演之一。她第一次向其他团员介绍我时，也就是寥寥数语，简单的姓名年龄而已。团员们很和善也很随意，似乎都不愿太多钻研我的真实身份，这让我很舒服。后来我渐渐知道，这其实和剧团中以戏剧为中心的气

氛很配合，因为每个人都明白，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叫什么名字，他们不过都是在扮演角色而已——不是在戏剧中就是在生活中。

剧团有一些现成的剧目，也有一些剧目是团员们自己编写的。第二种剧目的表演似乎更受观众欢迎，因此团员们也热衷于第二种剧目的创作。

我因为刚刚参加这个剧团，所以根本无法扮演什么角色。因此我每次也就是在团员们排练时才到场，到场后也仅仅是在一旁观看。小林并不在意我来了干什么，她好像只在乎我是否来了。每次排练前，她都打电话热情地请我过来，而我来了以后她就过来和我打个招呼，然后就请我自便。这种方式使我感到放松，这样我就可以在排练场里——“格林小镇”社区的那个窗明几净的会所里随意待着或者走动，有时在看他们排练时甚至能昏昏睡去。

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，每天都那么相似，没有什么不同。

不过，某一天观看排练时，我还是看到了令我惊奇的景象。那一天团员来得很少，小林在专门指导一个叫芬的三十多岁的女人。芬是一个脸色苍白、神情憔悴的人，每次看到她我都想她的生活一定不好。小林的指导程序分为三个步骤，热身、排练、结束。这一回小林的热身活动进行得非常有意思，她先带着芬活动一下身体，然后就拿出一把椅子。小林让芬任意想象那把椅子，它可以是她自己或者她生活中的另一个人。而当椅子成为别人时，她可以依据自己的情绪任意处置它，踢倒丢弃或随意挪动，也可以代表椅子进行不同的告白。在告白过程中芬时而表现为哀伤，时而表现为欢欣，时而自私，时而又准备向这个世界奉献自己。

热身似乎很成功，芬的脸上泛起红潮，表情却十分平静，她那种固有的显而易见的焦虑明显消失了。接下来小林就拿出准备好的剧本，让芬单独表演，这时其他在一旁排练的团员也被吸引了过来。

小林给出的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。它讲了一个女孩交了一个朋友，她整天和那个朋友待在一起，对那个朋友十分依赖。但是那个朋友对女孩的母亲十分嫉妒，于是她要求女孩去杀掉她的母亲。那个女孩按照朋友的要求去做了，她杀死了自己的母亲，并把心脏掏出来放在一个袋子里打算去给她的朋友看。在路上，由于悲伤与恐惧，女孩摔倒了，这时母亲的从袋子里滚出来，滚到她面前，问她：孩子，你摔疼了吗？

芬在小林的指导下一个人扮演了剧中的所有角色，她似乎被剧情无限打动了。当她扮演朋友时，她凶狠而镇定；当她扮演母亲时，她慈爱而安详；而当她扮演女孩时，她似乎回到了真正的自我。她不知所措，无法面对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，特别是当她表演要对母亲下手时，她自己不禁尖声号叫起来。小林一直在旁边冷静观看，当芬尝试了几次都无法继续表演时，小林走过来对她说：“芬，你完全可以抚摸一下你的母亲，就算结束了一切。”芬于是就这么做了，但是当众人正期待她按照剧本走出房间去寻找她的朋友时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：芬所扮演的女孩忽然自杀了，她就躺在她的母亲身边，手深深地掐入自己的喉咙。

掌声，十分热烈的掌声，围观的团员们都被打动了，连我都第一次认真地鼓起了掌，那不是因为礼貌而是因为震撼。

下午两点，所有的排练全部结束。在结束时，小林让芬表达一下她现在的想法，芬想了想，缓步向前，走出团员的排列走到一个单独的空间里。她伸出双手，身体向前，做出一个深情拥抱的姿势，小林这时问她：“芬，你拥抱的是谁？是你的母亲吗？”

“不。”她回答道。

“是你的朋友？”小林问。

“不。”芬说。

“那么，是这个世界？”小林问。

“不，是那个过去的我。”她说。

三点，一切结束，团员们彼此告别，然后陆续散去。排练厅只剩下坐在长凳上的我，小林这时慢慢走过来，然后盘腿坐在我面前的地板上。

“芬在最后拥抱的是谁呢？”我思索着问。

“不知道，我们整个的戏剧过程是不承担回答义务的。每一次结尾都意味着省察过去，承认现在，并且指向未来，每个人的未来都必须依靠他自己。”小林说。

“芬的表现太让我震撼了，我想我应该参与排练了。”我这时说。

“太好了，你终于自己说出来了。”小林由衷地笑起来，然后说，“但是在你真正参与演出前，我必须给你单独的训练，你应该学习一些演出的基本知识和技巧。”

“没问题，让我们尽快开始吧。”我说。

我的单独训练就这样开始了，虽然我不知道小林说的单独训练具体是指什么，但我想既然她这么说，就一定会有所不同。

果然，我们单独训练的地方，不再是那个会所而是在一个写字楼。第一次参加训练，确实有些兴奋。按照约定我来到一个著名写字楼的十七层，出了电梯，我顺利地找到房间号。推开门，发现小林已经坐在一张大大的桌子后面等我。环顾房间，整个空间被隔板隔成两个区域，里面是生活区，生活设施齐全简洁；外面是个工作室的模样，摆着各种道具，贴着一些海报，还有许多奇特的异域装饰品。

屋里的空气清新而畅快，小林把窗子开得大大的。秋阳温暖地照进来，我和小林面对面在那张宽大的桌子旁坐了。小林递给我一杯香气四溢的菊花茶，那水中的菊花真像过去的岁月中一些令人难忘的往事。

“怎么，我们单独训练的第一课从哪里开始？”我喝了一口茶问。

“从最基础的开始，今天的课程叫做玩偶游戏。”小林说着伸出手，在她的食指上套着一个俏皮的白色玩偶。

看着玩偶可爱的样子我不禁笑了，我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童话《拇指姑娘》。我于是说：“好玩倒是好玩，但这个是不是太孩子气了？”

“可是我们谁不是从孩子开始的？”小林反问，“也许孩子能比成人看到更多的东西，你没发觉他们的眼睛比我们的明亮得多吗？”

训练随即开始，很有意思的是，小林真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我。她拿来许多材料和工具，让我动手制作玩偶。她的意思是我可以随便做，按我自己的愿望做成什么样子都行。因为这是我小时候上手工课玩过的把戏，因此我愉快地接受了。我拿过木头，橡皮泥、布袋，如同孩子一样胡乱地干起来。毕竟是成人了，在短暂的犹疑之后，我十分快速利索地进入了状态。小林坐在我对面，笑吟吟地看着，那神态显得十分欣赏。

不久，大功告成，我把弄好的玩偶一一推到桌子中间。“我真是个能干的孩子。”我得意地自我夸赞道。

“是啊，男人永远都是孩子。”小林笑着说。

这话耳熟，好像谁说过或者谁都说过的。我还没琢磨过来，这时小林又对我说：“好了，现在你可以开始根据你的记忆，组织一个环境，然后确定环境中的角色，让你的玩偶分别扮演各个角色，并根据记忆中的某件事来进行表演。”

“好，没问题。”我说。

于是我的目光离开玩偶，端起茶开始思考。我认为这是容易的，至少这应该比制作玩偶容易。但是我错了。按照习惯我先想到最近的事，可最近没什么事，我就是天天闲着，我于是就往前

想。不过当我的记忆要向前走时，一切就忽然模糊了。很多事大概只有个影子，无法呈现任何清晰的细节。越想不出来我就越想，可越想我就越焦虑。一个小时之后，我终于放下已经喝得发白的茶，叹了口气对小林说：“抱歉，我找不到过去任何一件确定的事，我知道我认识一些人，但我不知道我和他们一起做了什么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小林安慰我道，“你别着急，慢慢想。一定会有眉目的，每个人对往事的记忆都存在着一段距离，大家都需要慢慢地回到过去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让我带领这些玩偶回到过去呢？”我问。

“观察这一过程，可以让我了解你怎么认识别人、表达别人，或者怎么认识自己表达自己。这很重要，演员是通过自己表现别人，因此在了解了你和各类不同人的距离感之后，我可以针对你的距离对你未来进行的角色扮演予以指导和校正。”小林说。

听着小林的这一番话，我心中不免疑惑，但是又不知道从何处来与她讨论。按照她的指示，我休息了一会儿，又接着努力回想，但是眼前依然是无数的岁月的碎片，什么完整的东西都搭建不起来，这时我的头不禁渐渐地疼了起来。我不得不承认。我确实是在恢复期，我的记忆目前看不出什么进步。

傍晚，我从休息区的沙发上醒来。睁开眼，我花了点时间才想起我在哪儿，十分钟之后，我从沙发上伸着懒腰站起来，缓步走到工作区。

小林依然坐在桌子边，就好像她从来没有动过一样。

“醒了——”她看我出来，笑着问。

“对不起，中午头疼欲裂，午后又特别困。”我说。

小林笑着摇摇头说，“没事，你挺需要休息的。”

我和小林出了门，夕阳西下，在灿烂的夕阳中我和小林并肩走在宽阔的人行道上，小林很自然地伸出手挽住我的胳膊，这让

我略略感到异样。我盯着大街上的车水马龙，心里暗暗着急地想，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它给我留下的记忆到底藏在脑海中的哪一个部分呢？

这样混沌的状态整整持续了三天。

在这三天中，我每天都是在清晨到达小林的工作坊，然后坐在那张宽大的桌子前冥思苦想，一无所获之后于傍晚离开。那种回想让我感到痛苦和折磨，我在不断明了我确实忘掉了一切的同时，也不断被刺激着想起另一个古老的问题，我到底是谁？我曾经是如何存在的？

第三天傍晚，当我筋疲力尽，已经下定决心最终放弃的时候，小林终于退了一步。

我说：“小林，算了吧，我不行，这个游戏我不玩了。”

小林说：“好吧，这样，我们可以把任务分解，一步一步地来。你现在可以随便编织事情与人物，是否与真实的回忆有关联无所谓。你可以编童话，编幻想，完全瞄准一个虚幻的生活，在这种生活中，你可以做出一个虚幻的玩偶人物，然后我们进行一次玩偶访谈，看看我们能发现什么，如何？”

在小林的劝说下，我同意继续下去。果然，少了束缚，一切就轻松不少。第四天早上一来到工作坊，我就在她的指导下重新制作了一个玩偶。这是一个吊线木偶，我做得很粗糙，但是很滑稽。因此，当我拿着吊线让木偶在桌子上假模假样地行走起来时，小林不禁乐出了声。我也乐了，这还是这些天以来我们第一次为了这件事一起愉快地笑起来呢。

“那么，他是谁呢？”小林这时问行进中的木偶。

我双手拉着线绳想了想说：“他是一个忘掉一切的人，他和别人不一样。”

“可是每个人都会忘掉很多事情，因此他和我们完全一样。”